

中華文史叢書之十
手抄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兩朝從信錄

(三)

沈國元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癸未

朔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

得此公論
庶事始明
眾訟可以
止矣

湖廣道徐卿伯奏畧曰、臣以黥人而言黥事其情形豈不
熟悉、其利害豈不閎切、即請餉之說、古敝穎秀以博計部
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復、而又有倡爲苗可撫不可勦
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計苗之倡亂以至於今也、

非一日矣。遐思當賊勢初起時，使其發必禁擒，必誅火之燎原，豈遽不可嚮遏？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說誓縱之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遣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遣之張佃；張佃之不能撫者，遣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前局，始爲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者，往事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爲苗寇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劫詔使、驚代巡、戕職官、戈攢道臣之輿刃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刖也，是亦輜重向堵爲之囿，而豈馬戶店戶發之縱乎？又如昔之槃舞嬰兒，

得壽至此
安可不勦

刀剗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土官堡一劫一燒絕戶者數十家殞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爲祟乎其最可歎最可詫者尤在貴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層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纔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

而以責之於無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憚乎。黔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所。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褒有千里之遙。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即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于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

情形丁丁

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爲。異時黔不立有哨手。稍可以扼賊。而爲賊眼中之丁者。必去之而後已。况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爲昔之哨兵也。誰爲此策。悞當事而併以悞黔。臣事閔桑梓。患切剝膚。故敢論及之。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聞

禹疏法勝
于箕候疏
箕勝于法
合此三奏
見書有石
人

人君一身天之宗子蓋天以君爲元子則必當以天爲大
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食之祿曰天祿宣于口者
曰天言垂于世者曰天則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做斥曰
天罰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怒中正自持乃可以齊
家治國稱有子焉若人臣之事其君也戴之如天戀之如
父莫不欲其修姱凝承之重對越

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沾名良以分義莫逃感恩圖報情
自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二孤危移宮未足、大小臣工、莫不飲泣含鳴、憂惶靡措、
及榮登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慶神民有主、此見

聖孝繼述、睿智夙成、又莫不歡呼舞抃、共喜奕葉重光、今
二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謂其成人、伊始、亟宜修
身齊家、以爲治

國平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朕前有諭、着擇於九月二十三日午時吉奉聖夫人
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宮、未離左右、自出宮去
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勿
寧、朕頭眩恍惚、已後還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

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臣捧讀未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

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

順以貽。

君父之安。乃敢過爲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

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孰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泣痛心。幾傷玉體之。

以天性至
情相感悟

和。試思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皇考燕貽之重。不知當如何珍攝。至。諭諸臣不。

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番舉動。本協輿情。煩激所不免者。蓋。

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于婦人即眷念乳哺之情在廷諸臣豈不諒

皇上如天之德但思可酬也錫以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廕其胤子例鼎不可謂不厚矣若謂在內無調護之人也則

中聞有主已叶坤維之貞兩宮順承共抱衾裯之好左右朝夕不可謂無人矣乃客氏者既出而復入已去而復留意不容割使舉動拂經喜怒乖量非所以令天下後世見也臣以爲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

八不便字
字是苦口
之藥

皇太子冊立。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一介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庶民之家。禮法自持者。恒嚴閫域之戒。時。肅內外之防。紫禁深邃。保姆何人。乃輒輕爲出入。非所以肅宮禁之防也。不便者二。貫魚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德難終。婦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宮闈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然弓影易使生疑。鐘鼓時聞于外。近有權璫繚索。易通。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不便者四。今之出入。外廷以爲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爲無傷而罪之。書之史冊。謂以一寵婦之故。繼逐

言官。罪累。

聖德不便者五。國體所關。內旨切責。閣臣不力主持。則貽譏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

朝廷而羞當世。不便者六。

此固微臣欸欸之愚實。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再諫。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幼冲。夫臣而敢欺。爲天下之大戮。諸臣莫敢自犯。至幼冲二字。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聖作物觀之時精心講學軫念邊疆
發帑無留滯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落曷以如
焉況在宥以來視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矣奚可以幼
冲自命而罪臣下之敢欺也伏祈

忠愛之大

皇上以宮闈爲重以統天立極爲主斷絕小恩勿紐于嚵
咿嚅兒之言採納群議勿任夫喜怒愛憎之私將天地

祖宗寔臨式之豈特大小臣共沐高厚已哉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預
本以觀察事樣指何事件是何立意且前諭已明焉鳴起

如何故不遵承。又來賣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從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吏科給事侯震暘上言絲綸千古爲昭。寵愛一時宜斷。懇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肅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群疑。頃內閣傳奉

聖諭。前有諭着擇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

氏出。

云

欽此。先是臣一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頌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讜孽。外惕邊疆。無一言一動。不協人心。稱中興令。

主。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熒惑聖聰。爲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

明聖當陽。幽邪立照。況奉有

明旨。不必鯁鯁過計爲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疏、

聖旨寬之而不究。臣亦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有期不謬。而縉紳士庶。無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

諭。職且懼且駭。謂此有所矯托。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入班行。僅于御門宣捷。再覩。

天顏。聆玉音。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逼視。而心知爲非常聖人。夫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擬丞輔弼。內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述。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蓄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即位之日。牀以遼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人之懼者。又

天池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涕泣。何爲。且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舉。

兩母后見。皆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念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城未築。有同霄路。臣旋繞其際。猶泣下沾衿。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寤寐興哀。枯捲飲痛者。特外廷遠遠無由得知。而反憶泣保姆之諭。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